

大河之美

柯贤会



汉滨区文旅广电局主办

初识坝河

卢慧君

坝河镇是汉滨的东大门，与平利、旬阳交界，有“一镇踏三县”之称。境内山奇水秀，人文景点多，是一块深藏在大山深处的亟待开垦的处女地，因其境内最大的河流——坝河而得名。但真正让坝河名声远扬的却不是坝河本身，而是境内那座极具传奇色彩的奇山——伏羲山，它与平利的女娲山遥相呼应。

坝河海拔较高，落差较大，群峰之巔便是赫赫有名的伏羲山，主峰更是高耸入云，达一千八百米。山上动植物品种繁多，有四季常青的松柏，又有落叶的针叶林；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果子狸，又有珍贵的兰草……奇珍异兽、名贵花草，常与行人不期而遇。山回路转，车沿着蛇形水泥公路爬到山顶停下，站在伏羲山的山巅俯瞰群山，使人心旷神怡。山上树木刚刚抽出嫩绿的新芽，黄灿灿的油菜花开得正艳，与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交相辉映。一幢幢白墙红瓦的小洋楼掩映期间，装点着坝河的山山岭岭、沟沟壑壑。其实这里一年四季树木常青，山花不断，行走在山间小路上，犹如行走在连绵不绝的画卷中，就连行人也成了画中的人儿，让人流连忘返。

朋友指着对面的山沟说：雨过天晴，这里烟霞弥漫，云海汹涌，万顷茫茫，烟移峰动，美不胜收，更是盛夏避暑胜地。

坝河的山如此秀美，自然得益于坝河水的滋养。坝河水资源丰富，境内溪流纵横交错，水质清澈甘冽，如一条条银带，轻轻缠绕着群山。最大的河流坝河系汉江一级支流，发源于大巴山屋脊化龙山。出八道，经广佛寺，穿平利后，一路奔泻至此，然后调皮地绕了一个漂亮的“U”字，如舞者滑出的漂亮舞步，坝河镇政府就坐落在“U”字的底部。

不远处有一潭小小的无名湖泊，像是镶嵌在群山怀抱的一颗蓝宝石，晶莹剔透；又似婴儿不染尘埃的眼眸，清澈无邪，但我更认定它是伏羲女娲惜别时一滴不舍的清泪，静得有点忧伤。当我们在春日明媚的阳光下，乘着小筏泛舟湖上时，有种身在世外桃源之感。书记杨琳指着湖边说：“四周都是格桑花，花开的时候非常漂亮。我们计划再沿湖边修一条栈道，给村民营造一个休闲好去处。”

坝河的山美水美前景更美。这里的人热情质朴，勤劳聪慧，他们在这片并不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努力把有限的资源变成聚宝盆，让自己过上甜美幸福的生活。你看，山坡上，那一架架猕猴桃，一片片黄花园，家家养殖场、加工厂，还有新建的漂亮社区，就是在坝河人民手中变魔法似的翻变出来的。

黄花园里，恰逢一位老农正在施肥，看见我们一行人，向我们点头微笑打招呼。这可是上好的有机肥，难怪黄花园长势这么好，叶子碧绿油润，泛着光泽。黄花园不但营养价值高，而且具有止血消炎、明目安神等药效，是病后或产后的调补品。产业发展前景和市场销路十分广阔。

坝河粉条则安康最大的一家粉条加工厂，因其品种多样，营养价值高、口感好，备受消费者喜爱。而电商平台更是给坝河粉条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远销北上广、新疆内蒙等地。现在“秦巴老崔粉”成了知名商标。尤其看到斑竹园社区整齐漂亮的楼房，干净宽阔的街道，花木扶疏的绿化带，设计独特的“百姓大舞台”及领小孙子游玩的老人脸上洋溢的满足幸福的笑容时，心里感慨万千：什么是美丽乡村？这就是美丽乡村！

烟雨黄洋河

吴子玥

黄洋河，一个温馨而甜美的名字，一条充盈了汉江的支流，一条孕育了巴山儿女的母亲河。我早想就去看一看、听一听、摸一摸、尝一尝……

好不容易等到周末，可天公不作美，下起了蒙蒙细雨，可这怎么挡得住我热情的脚步呢？我和爸爸相约漫步在黄洋河河畔，一条蜿蜒的小河静静的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知道，她就是我向往的黄洋河。

随着雨慢慢变大，天空中掉下来的雨丝，滴落在河面上，溅起一层层水花，就像顽皮的小鱼吐出的一个个水泡，有时还偶尔溅起调皮的水花。昔日清澈透底的河水，现在变得有些泛黄了，就像美丽的姑娘穿着的黄绿黄绿的裙摆，随风来回摆动。

特别显眼的是河堤两岸耸立着的一排排挺拔的白杨树，就像一个解放军卫士，日夜守卫着黄洋河。河岸的另一旁，是一棵棵柳树，这里几棵、那里几棵，郁郁葱葱，亭亭玉立，像是在低头沉思。抬眼望去，河边是一片片绿草地，绿得发亮，绿的流油，满满的翠绿连缀起伏。

过了好一阵，天晴了，河面上飘起了一层薄雾，云雾缭绕，就像仙境一样。走近河边，一群小鸭子自由自在的在水洼里嬉戏、觅食。我想，肯定有好多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

在河道两边，聚集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洼，明晃晃的。庄稼地里一排排玉米成熟了，一穗穗正等着人们去摘呢！还有一行行菜地，咕咚咕咚的喝着雨水，滋滋的生长，所看之处充满了勃勃生机。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是如此的清新，如此的甜美。就是这条河，滋养了两岸人民，孕育了我们的希望。我爱美丽的黄洋河。

(培新小学三年级七班)

可爱，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当地人，你别小看这狮子山，这山大有来头，这里曾经是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战斗过的地方，是红色革命火种传播的地方，是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来这里的人都想着去看看。

沿着恒河岸边，踏着河水的鼓点，向狮子山走去。晃悠悠的铁索桥，让你隐隐约约感受到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豪迈，宽阔陡峭的台阶两边，白菊、绿草、红叶如同一条彩色的地毯，迎着远道而来的客人，台阶顶端，是“铭记光荣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几个红色大字，分外耀眼，仿佛是用鲜血写成的。

山顶是红色革命广场，广场的东头是一亭一碑，记录着红军革命事迹，让其流芳百世，站在亭下，抬眼望去，大河集镇尽收眼底。脚下恒河水流淙淙，感觉这狮子慢慢醒了，在奔跑，在吼叫，人也跟着飞了起来。西边是三面耀眼的红旗，大气磅礴，庄严肃穆，镇上领导和来广场参观的人们不约而同的站在红旗下，举起右手集体宣誓，重温入党誓词，他们要让这红色旗帜世代相传，让这红色精神发扬光大……



陈心宏 摄

“醉”在双龙

翁军

安康看景，双龙溶洞不能错过。这是一处养眼、养心、养身的原生态美景，若以“游山逛水”的超然心境来品味，别有一番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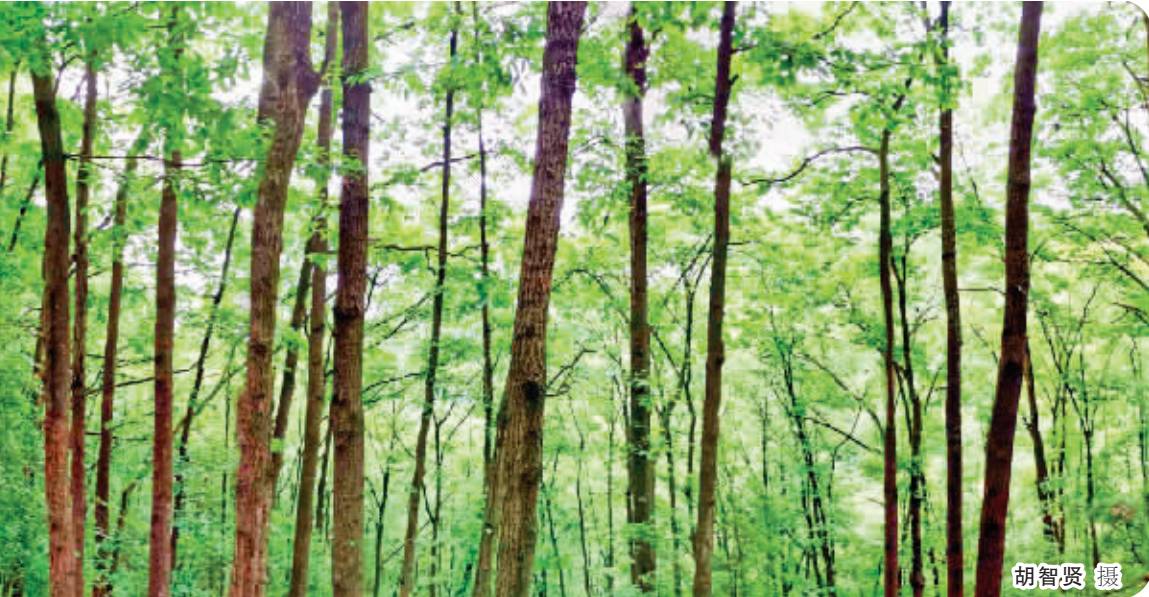
汉滨区双龙镇距离安康中心城区约50公里，西邻岚皋县，南接平利县，素有“一脚踏三县”的雅誉。双龙是以方家河、马家河两条湍流溪水，似蜿蜒的长龙汇聚而得名，双龙溶洞又以钟灵奇秀而闻名。

双龙溶洞可说是耀眼之心，它的品质绝不亚于腾龙洞、善卷洞等国内任何著名的溶洞，它的美在于精致，犹如一位未揭盖头的姑娘优雅、腼腆、婉约而含蓄。说“游山逛水”，无非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一是超脱，一是颓废。跋山涉水是一种体验，更是一种洒脱。百无聊奈的寄托，既是一种哀叹，又是一种消沉。来秦巴秘境，看洁净山和水，进天造地作的溶洞，喝一口甜美的清茶，双龙诠释了“游山逛水”不一样的蕴涵。

去过几次双龙溶洞，每次感触都不同，最为留恋的有三、四次。第一次是2009年国庆节。同事是双龙人，在他盛情邀约下，半信半疑赶赴溶洞。当时路是刚开辟的，狭窄，凹凸不平，从山脚下从刚铺的石头砌成的石梯，拾级而上，到了半山腰的溶洞入口处，同行几人累的气几乎“惨不忍睹”，脸被晒得黝黑放光，头发凌乱，两膀通红，裤腿褊的高低不一，一瘸一拐，汗流浹背的狼狈状。

在木栏凉亭休憩，神秘的溶洞跃入眼帘——洞门是用柴木撑的，旁边插着一面黄色的幡旗，写着“狮子洞”三个大字，洞口不大，一个人进出要猫着腰。我们迫不及待，鱼贯而入的住进洞，里面漆黑一片。“稍等”，走在最后的同事轻声安慰道，回身朝着山下扯一嗓子。刹那间，繁星闪现，整个洞在嗡嗡轰鸣声中亮了起来。原来，同事的老表在搞建设，一切都还不完善，洞内照明靠柴油机械发电，只有施工或有人来了才供电。

高一脚底一脚进了洞，身上的热瞬间消失，凉丝丝的，仿佛置身冰晶世界，爽心悦目，惬意非常。沿着石阶左回右转，双眼前变的收敛这亿万万年沉积的钟乳石笋，在灯光的投射下，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似宝剑刺悬空，锋芒毕露，寒光闪闪；似龙爪凸显，鳞甲硕臂，孔武有力；似鱼驮美女，深海沉寂，自在悠哉；似海底迷宫，珊瑚密布，光怪陆离；似浮雕一柱，鬼斧神工，蔚为壮观……出了洞，被热情的同事“劝”到老屋歇脚，一顿香喷喷的农家饭，一场酣畅淋漓的杆杆酒，似乎每一次觥筹



胡智贤 摄

楼都是活力四射的模特造型，每一个商场都是五彩缤纷的音符。一条水泥路，串起了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彰显着青春与活力。

老街与新街一老一少，一高一矮，相互交织，相互搀扶，血脉相通，在这恒河与流芳河交汇之处写就了一个生生不息的“人”字。

亲近双溪河

大河入江，大溪入河，河溪相连，河溪相依，走进大河必见双溪。溪叫双溪，是个双胞胎，大的叫大双溪，小的叫小双溪。

沿溪而上，四季美景，扑面而来。春天，阳光格外明媚，春姑娘展开了笑脸，太阳红红的光束射过来，轻轻地抚摸着你的脸，像母亲的手温暖舒适，柳树舒展了黄绿嫩叶的枝条，在微微的春风中轻柔地拂动，就像一群群身着绿装的仙女在翩翩起舞。夏天，瓦蓝瓦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城里的水热的烫手，地热的冒烟，人热的喘不过气来，而这里青山含黛，溪水长流，花繁叶茂，空气凉爽，舒适宜人，人们争先恐后赶来纳凉避暑，享受这天然氧吧的美好。秋天，河边青草、芦苇和红的、白的、紫的野花，空气里充满了

登上狮子山

这是一座迷你型的小山，形似狮子，样貌

踏访大河街

大河的街道近似椭圆形，像鱼一样畅游在恒河的清流里，船一样穿梭在岁月的风尘里，讲述着大河故事。

老街是一部古书，折折叠叠在恒河岸边，每一块石板就是一本古书，每一块青砖灰瓦就是一个古汉字，每一个店铺就是一幅插图，每一座四合院就是一个段落。一条子午道就是一根麻线，经过老街，串起汉王坪、兴隆寺、双溪古院落、各种古寺庙以及金少堂收藏的古文物，共同书写着大河镇古老辉煌的历史。新街是一位时尚杂志，恣意延展在大河山腰，每一部车辆都是一个甲壳虫，每一座高

家乡胡家坪，在汉滨区洪山镇瓦仓村，是一个小小的盆地，平平展展的土地，优渥的生产条件，是当年很多人羡慕的好地方。我老家房背后就是流水河了，这条河流也是瓦仓村和周湾村的界河，河东属于瓦仓，河西属于周湾。流水河发源于汉滨区洪山镇魏凤的凤凰山下，在石转一带，被称作五堰河，流到紫阳县安黎村以后，就被称作流水河了，它是汉江中游一条小小的支流。沿着连接着这一河两岸的“必经之路”——那条羊肠小道，下到河边，大概也只要5分钟左右的时间。自打记事起，这条小河便成了我们的乐园，成为我家乡记忆中永远也挥之不去的地标。

谭照楚

家乡的河

关于这条河，我印象最深的当属每逢仲夏时候在河里与小伙伴们一起放牛、一起游泳、一起摸鱼的青春往事了。暑假的清晨，我们一群小伙伴在几个大人的带领下，早早地就牵着牛儿出发了。太阳还未出来，周围一片寂静，老远就听见小河哗哗的流水声，像是跳着欢快的舞曲。突然间飞来几只小鸟，鸟鸣山更幽，更加衬托出山川的静谧来。小河也好像刚刚睡醒似的，眨着水波粼粼的眼睛，迎接我们的到来。此时整个河面碧绿如玉，洁净如玉，淡淡的白雾弥漫在河面上，好似仙境。小河两岸，青山如黛，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们把牛绳盘在牛角上，放手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去觅食。我们则挽起裤腿，下到河里，尽情感受水的清凉，摸鱼，捉螃蟹，网小虾米……渴了，掬一口河水喝下，顿觉甘甜清爽；累了，便找一块儿干净平整的小石板放在河边坐下来，或者做起暑假作业，或者也背诵几首古诗，故作风雅一下。

晌午，牛儿已吃饱，喝着河水，打着饱嗝儿，悠闲安逸地回到牛圈里卧下反刍。我们则三两下就吃完了家里人为我们留下的午饭，一刻也不想停留，央求一些大人，请他们带领我们再到河里去玩。这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炙烤着大地，地上像是下了火，让人躁动不安；我们三步并着两步，飞快地下了河，便迫不及待地脱掉身上的衣服，穿着短裤，如同弹射器发射了一般，跃入水中，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空调。投身水中，抬眼望去，只见水面上浮光跃金，碧色的水草在河岸水中欢快地舞蹈，扭动着身姿，彰显着生命的美好。偶尔一阵微风吹过，小河的水面便荡漾着轻柔的涟漪，一波波荡漾开去。两岸的树叶在轻风中摇曳起来，发出的“沙沙”声，像是在向小河倾诉着衷肠。多年以来，在大人们的调教和保护下，我们一个个孩子都像小鱼儿一样精通水性。当然因为大家都是自学成才，泳姿既不标准也算不上优美，以“狗刨式”居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开展各种水上比赛：比一比，看谁游得快；看谁潜水时间长；看谁跳水跳得高；看谁在水里先捞到扔下的石头……游累了，上岸到沙地里晒晒太阳，到河中石板上摸鱼捉鳖，用小锤子打石板砸闷鱼，背上小背篓到山上去挖黄姜，挣点零用钱，或在雨后初晴的中午进柴扒里捡真菌、地耳子，砍一捆柴，这都是农家子弟们暑假里要做的必修课。如此这样一个夏天过去，我们浑身上下晒得又是黑又滑，一个个干瘦干瘦的，大人们笑称我们是非洲回来的。

下午依然是放牛，牛群就在这一河两岸逐水草而流动，它们也常常和来自河对岸周湾村的牛儿把把言欢，或一决高下。牛儿打起来后，有时候简直就是玩命，甚至把牛角都顶坏了，鲜血直流，牛主人即拿着木棒也驱赶不了，有时反而越解围，斗得就越凶。我们干脆就随着它们闹腾去，乐着去看免费的西班牙斗牛舞。一群放牛娃儿洗完澡后，或打着扑克，或听大爷讲着永远也不会厌烦的古今，或学唱着花鼓子、孝歌，或看几本借来的金庸武侠小说，好不惬意。每当此时，放牛的老大爷就会说，多安逸啊，换个皇帝我也不当啊！傍晚，当黄昏收取最后一抹余光，我们也要赶着牛羊回家了，小河依然在静静地流淌着，不曾停下它那忙碌的脚步。半个月亮爬了上来，满河里都是月亮啊，河水柔和地汨汨流着，此时她像极了文静的少女，那样安详，那样轻松。回到家时，天色已黑，我们把抓到的鱼带回家，同时也把欢乐带回了家。因为当年油料的短缺，家里人是不会让我们用油在锅里煎炸的。我们却有吃法，撒上一勺盐，用桐子叶包裹着埋在灶洞里火热的红灰中烘烤，半个小时后，一顿丰盛的“烤鱼宴”就做成了，用它来改善一下我们的艰苦生活，那丰盛的“鱼宴”至今还让我回味无穷。

长大后，我也到过许多地方，见过很多的河，在我印象里，它们似乎从来都比不上家乡屋后那条小河那么清澈、干净、柔和；我也喝过很多地方的水，但总是觉得，还是家乡的水最甜、最可口、最解渴。如今“一江清水送北京”，因为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小河两岸的植被更翠绿了，河水更清澈了。一条宽敞美丽的水泥大道从包茂高速公路流水东出口直达家乡小河边，龙王寨山脚下，家乡人民正准备在这里搞原生态的旅游开发，在我们昔日放牛的河道上正建起了一个个大鱼塘，他们还准备改河道，建栈道，修度假村……野炊、野餐、烧烤已久的那条河，那座山似乎又要热闹起来了。